

最危险的叛徒 琼崖革命中

《天涯浴血》里王德彪的历史原型严鸿蛟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



《天涯浴血》中的王德彪

电视剧《天涯浴血》中塑造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角色——王德彪，他起初是中共海口市委负责人，被捕后几经挣扎，最终叛变，导致中共琼崖特委和海口市委受到巨大损失。此后他担任特务大队队长，官至国民党军中校，处处与中共琼崖地方组织作对，成为邢副参谋长手下的反共得力干将，最终饮弹自尽，成为历史的渣滓。其实这个人物的历史原型正是琼崖革命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严鸿蛟。

投身革命有所表现

严鸿蛟是琼山人，早年在琼崖工人运动中小有名气，引起了琼崖早期共产党人对他的重视。他开始与各地来琼宣传革命的中共早期党员吴明、罗汉等人接触，接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在各种革命活动中，结交了不少琼籍的早期共产党员如徐成章、林平等。后经林平介绍，严鸿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8月上旬，为加强府海地区工作，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到海口市整顿党组织。由于当时党内片面强调重用工人出身的干部，有丰富工人运动经验的严鸿蛟被黄学增看中，当选中共海口市委书记。严鸿蛟担任海口市委书记后，组织红牌工会工友，在海口、府城等地多次举行飞行集会。尽管实际成效不大，但造成的影响很大。尤其在“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下，当时琼崖特委主要领导人将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严鸿蛟深得其心，屡次受到赞扬。

被捕叛变危及全琼

海口毕竟是国民党琼崖当局统治的核心区域，侦探、军警密布，无处不

在。1929年2月13日夜间，国民党军警包围中共海口市委书记严鸿蛟的家，将他秘密逮捕。在敌人的监狱中，他经受不了严刑拷打，叛变了革命。2月18日，他带领国民党军警到振兴街云氏会馆搜查了中共琼崖特委机关。特委书记黄学增因赴广东汇报工作而幸免于难，而特委委员陈大机、黄朝麟、郭秀等8人当场被捕。随后，他又带领国民党军警逮捕了海口市委委员云昌江、陆国宪等5人。不久，这13位同志都被杀害。敌人在逮捕共产党人的时候，怕被人认出严鸿蛟的叛徒面目，总是用麻袋罩住他的脸部，只留下两个小孔看路。因此，他叛变革命后一段时间内，未被党组织发觉。

1929年5月，中共琼崖特委再次组建，仍把特委机关设在海口，因尚未了解严鸿蛟的叛徒面目，对他丧失了应有的革命警惕性，让其发现了重建后的特委机关所在地。同年7月，国民党军警又再次让他带路袭击特委机关。这时，特委书记官天民、广东省委特派员黄学增因事外出回来后发现特委机关有国民党军警，急忙躲进附近的海口福音医院，但还是被国民党军警发现跟踪到医院围捕，官天民当场牺牲，黄学增受伤被捕。黄学增在狱中，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不久被敌人杀害，时年29岁。

严鸿蛟叛变革命，使中共琼崖特委和海口市委遭受毁灭性破坏，仅从特委机关受打击角度看，是整个琼崖革命中最严重的。王文明给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记载：“琼崖工作迭次受破坏，党的基础几乎完全塌台，各县虽有工作，但目前无法联系。”琼崖革命一时间失去了领导核心，处在异常危险的境地。海口市原有26个中共支部组织，仅有4个未被破坏仍坚持斗争，党员也从原有的680人锐减为30人。

进退维谷抗战丧命

严鸿蛟由于叛变有功，又熟悉共产党的工作方式，被国民党琼崖当局任命为府海侦探队长，此后他又亲自逮捕了李硕勋，血债累累，成为国民党琼崖当局的“红人”。然而在历史的车轮面前，个人选择总是渺小的，复杂的历史加上复杂的人性，很容易让个人命运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和电视剧中王德彪安然活到抗战胜利后不一样的是，1938年底云龙改编后，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严鸿蛟这样的叛徒地位显得十分尴尬。尤其是琼崖抗战初期手握琼崖党政军大权的王毅将军一身正气，坚决支持琼崖国共合作，对严鸿蛟这样的叛徒十分不齿，使得类似于严这样的叛徒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自己的利用价值已经完了，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不愿重用；另一方面，中共琼崖特委又不能再次接纳自己这样的叛徒。不得已严鸿蛟投靠了军统，成为国民党军统海口站头目。

1939年日军侵琼占领海口以后，严鸿蛟回乡组织国民党抗日游击队。此时的严鸿蛟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气节。琼崖伪政府及伪军大队长林芳梧等人，多次拉拢他加入汉奸组织，出卖祖国，他始终不同意。他带领海口的国民党军统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多次伏击日伪军。日伪军大队长林芳梧对他十分恼怒。1940年2月春节期间，严鸿蛟带领军统特务组织在东营新市墟与林芳梧部争夺枪支时被当场打死，用一个还算光彩的句号结束了一生。☐

入琼「剿匪」逸事 蔡廷锴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



蔡廷锴

“高老才”是电视剧《天涯浴血》前期琼崖红军的主要对手，他长得细瘦高长，老谋深算，指挥作战颇有办法，给琼崖党组织和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尤其是第三集出场时他主持召开的作战会议，会上他一方面安抚三十三团团长叶肇，肯定他的“剿匪成绩”，可见政治手腕不俗；另一方面又决定兵分三路“进剿”，对琼崖特委机关进行突袭，并鼓励部下：“包饺子要包得滴水不漏”，军事手段可见一斑。这么重要的角色在真实的琼崖革命史上确有历史原型，他就是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蔡廷锴是广东罗定人，身高1米8以上，南方人有此身高实不多见，故有外号叫“高佬蔡”。

被迫参加南昌起义

蔡廷锴字贤初，早年曾务农、学裁缝、开小杂货店，辛亥革命前投营，后效力于粤军，在孙中山大本营特别团中任过营长，北伐时曾任第10师第28团长，后升任第10师师长，与叶挺是同乡，私人关系也不错。

南昌起义前夕，蔡廷锴任国民革命军第10师师长，恰巧驻扎在南昌城，叶挺率第24师准备起义时，拉上第10师。起义领导机关开会时，蔡廷锴勉强到了会。当时大家热烈发言，要求反对武汉政府，建立新的政权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蔡本人长久不发言，其实内心是不太愿意的。但由于第10师刚好夹在叶挺和贺龙两支起义部队中间，很难逃跑，因此在会上蔡勉强同意了南昌起义计划。起义当天，蔡廷锴师并没有真正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严守中立。南昌起义后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任命蔡廷锴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蔡接受这个职务时表现得犹犹豫豫。事后，蔡廷锴的自传中回忆“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惟有待机定进退”。可见，蔡廷锴当时内心是不赞同共产党主张的，只是由于该师的主力第30团团长是共产党员，事先表示坚决拥护起义。第29团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整个第10师的政工部门又是共产

党人掌握的，所以蔡一时无法拉走队伍。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蔡廷锴找准机会，将部队中的30多名共产党政工人员扣押起来，给予路费后和平释放，可算手下留情。

入琼「剿匪」深受震撼

蔡廷锴率第10师南下后，被国民党政府派遣到海南岛“剿匪”。所谓土匪，其实主要是指琼崖红军。因为当时国民党右派把红军与烧杀勒索的土匪等同起来，以混淆是非。蔡廷锴那时觉悟不够，还是一味向蒋靠拢为其卖力。蔡廷锴师抵琼后，先行制造反共、“剿匪”舆论，发布《剿匪条例》，声称“不论共匪、农匪、土匪，凡为地方害者皆在要剿之列；凡共匪所组织之农会、农军应一律解散”。4月下旬，蔡挥军向西，集结28团三营及29团一部和地方民团共1000余人，向澄迈、临高革命根据地进攻。西路军民在琼崖红军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冯平率领下，在太平地区占据有利地形，多次击退敌军进攻。后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上红军弹药缺乏，被迫转移。冯平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冯平被捕第二天，蔡廷锴亲自对其进行劝降。蔡廷锴劝说冯平：“你如改变信仰，可以到省里当官。”冯平答：“要我不信仰共产主义，比太阳从西边上来还难。”蔡廷锴说：“你是苏联留学生，有学问，又年轻，回头是岸。”冯平说：“我为革命生，也为革命死，你何必白费心机。”蔡廷锴多次审问，但冯平宁死不屈、昂首以对。蔡廷锴连续劝降多次未成，对如何处置冯平犹豫未决。后有部下报告：“琼崖红军准备在澄迈至海口的道路上武装解救冯平。”蔡得到消息，心头一怔，觉得共军要犯如果被救走，自己责任重大，故决定在澄迈就地冯平处决。冯平临刑前英勇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对蔡廷锴影响很大，此后他“剿共”就不像从前那样积极，把清剿的重点逐渐转向残暴狠毒掳人勒索的土匪方面。

赴穗述职遇险记

当时海口长流乡叶英峰匪帮在府海地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蔡廷锴获悉后，组织力量消灭了这批匪帮，稳定了府海地区的治安。但不想叶英峰匪帮长期与广东宝安地区大鹏湾的海盗勾结，兔死狐悲，大鹏湾海盗的力量被削弱，很自然地将仇恨集中在蔡廷锴头上。

1929年初，蔡廷锴奉命赴穗述职，搭乘英商太古号轮船。途中忽遇十多个彪形海盗在船上四处搜查，其中两个海盗闯进蔡廷锴的船舱环视一下，问：“蔡师长可在房里吗？”蔡见这汉子面目狰狞，神情异样，顿觉不妙，立刻警惕起来，连忙答道：“我们这间住房并无蔡师长在内。”支开海盗后，蔡廷锴慌忙躲藏到船尾机房的煤堆中去，拿出一张黑帆布盖在身上，上面撒一层薄煤渣，只露出两个鼻孔。刚藏好，就有几个大汉闯进机房，盘问工人是否有人走来这里，工人们纷纷主动掩护，骗走海盗。船到香港新界青山地区时，十几个海盗才坐舱板离去。蔡在煤堆里面僵卧10多个小时，全身疼痛终于脱险。

这件事后，蔡在香港医治了10多天，回想起在海南遭遇的这两件事情，前者视死如归，慷慨悲壮，信仰坚贞，正气凛然，令人动容；后者狭私报复，铤而走险，杀人越货，猥琐渺小，令人鄙夷。两者之间，天壤之别，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土匪，蔡廷锴的心中逐渐明晰起来。蔡后来觉悟日高，由拥蒋到反蒋，再到成为共产党人的真诚朋友，与他在琼崖这两件事情的刺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